

登記證警字第一四六〇號 審查證第一四九八號

祖國

34

目錄

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出版

日寇最近政局及其陰謀	胡秋原
威爾斯赴歐	胡秋原
安南最近政局及其陰謀	胡秋原
所說中法合作	胡秋原
非井國軍人	胡秋原
亡國大夫說	胡秋原

發行所 祖國社

地址 重慶字水街67號

代售處：各大書局

定價：五分

定預 半年一元 郵費
全年二元 另加

日寇最近政局及其陰謀

胡秋原

在拙文日本之命運（見外交季刊第一期），及本刊論日寇諸文中指出向來對日本政治上所謂革新派自由派進派溫和派分類之錯誤，指出日本元老軍臣之潛勢力，指出日本陸軍開進政中，同時也是一個對內的專政政變運動，指出在我國抗戰中，日本法西勢力已在變質，陸軍派漸漸沒落而海軍派將起而代之。我曾屢次提出，今後對於日本之所謂溫和派者，需要更慎重的對付。半年以來，敵國政治上的變化與拙文所預測者大體相合。我現在和繼續該文，對最近敵國的政局及其陰謀，作一簡單分析。

一、平沼為何辭職？

我們知道，敵國是個二元政府。日本是軍人的日本，而陸軍又是軍人中的特殊勢力。最近敵國新聞更自供日本有兩個政府。一個政府是日本名義上的內閣。內閣的指導者是元老軍臣（今天元老只剩下快死的西園寺，但即使他死了，官廷貴族的勢力不會動搖），而實力是海軍。

派和主要財閥。一個政府是陸軍派的軍部及其指揮的擬法西團體。現在的正式機關是大本營和所謂支那派遣軍司令部。他們也有一部分屬於前派，而工業家的支持。所謂政黨者，民友黨校友會中的一部分屬於前派，而也有一部分特別是所謂社會大黨黨國民同體東方會之類，是陸軍的附屬隊。

這兩個集團都是要滅亡中國，不過有靈食鯨吞政策之不同。而因為日本侵略中國一向是要追隨另外一個國家的，他們的外交方針也不同。前者主張拉攏英美，而後者主張反對英美，因此，主張聯合全陸軍派。一般人認前派為親和派自由派，其實他們也許狡猾一點，可是決不溫和。十年以來，後一派除了對俄進攻以外，在國內也對前派進攻。但前一派的志本陣地始終保持著。而在戰爭三年之後，前一派的力量逐漸恢復了。這是今天研究敵人不可不注意的。

中日戰爭延長化以後，敵國陸軍雖然依然拚命掙扎，但敵國元老軍臣知道最好速速結束此事變。不惜敵國政府自平沼內閣以來公開如此宣布，直至今日，敵人始終構想這次戰爭為「事變」，也可看得出來。不過他們所謂「結束事變」，不是停止侵略，而是怎樣使中國屈服。當初近衛以爲能勾結精衛，總有點辦法，但結果并不如敵人所期。我會說，平沼上台之後，實際還是進行所謂「本意之策」。

在去年一整年中，除了軍事進攻以外，在政治上敵人主要的工作是兩件事：第一、鞏固法西團體的運動；第二、打開外交上的僵局。關於

南大圖書館藏



第一點，汪精衛跑了幾次東京。起初是軍閥不大贊成汪逆的運動，到後來，日本政府也明白汪逆沒有什麼多大用處了。這可以不必多說。

平沼上台後正是慕尼黑會議以後歐局日益緊張的時期。日本的陸軍派極力主張加入德義軍事同盟。海軍派以及元老軍臣極力反對。這在敵國內政上形成很大的波動。自五月間起，敵國參開所謂五相會議，討論所謂對歐方策，實際就是討論加入德義軍事同盟的問題。五月廿二日德義軍事同盟成立。日本沒有加入，這一方面是因為日本軍臣海軍不敢冒險，一面也是因為日寇實力日弱，引不起希特勒的興趣。但陸軍派還是極力主張加入，而陸軍派敵使也在外國策動。到了六月旬，敵人向德義提出對案，希特勒表示拒絕。但陸軍派野心不死，製造反英運動，一面與德義呼應，一面策動國內的活動，逼得英國政府在七月廿六日同意有田克萊琪聲明。然正在日本陸軍派揚揚得意的時候，不料露露一聲，美國在七月廿六日宣佈廢止商約。這實在大出日寇意外。日寇以為這幾年美對遠東比較沉默的態度，是美國政策可以改變的象徵。日寇更以為大買美軍火可以賄買美國。到了美國宣布廢約，日寇知道問題的嚴重，到了八月底，德意訂立互助條約。於是平沼藉口反共協定失敗，引咎辭職。許人以爲平沼下台是因為德意協定之成立。其實平沼做官相後，已由陣中的寵兒，變爲軍臣的俘虜；反對加入軸心很力。他辭職的其原因，是爲挽回美日商約。其所以說「前定應付歐局政策因複雜而奇突之局勢不得已而放棄，本屆內閣自應負責」者，是讓阿部好進行類美政策，以打擊陸軍派的氣焰而已。

二、阿部「片思」之失敗

在敵國陸軍系統中與少壯派立於對立地位，而與軍臣和海關接近者，是宇垣派。宇垣一向主張親英美，媚蘇聯，縮小侵略範圍。他的主張，很得軍臣海關同情。侵華戰爭日益陷於危險狀態，他的主張，更爲較聰明的日寇所贊成。但他一度組織不成，并身受板垣之辱，不敢再來嘗試。平沼辭職後，宇垣派的阿部出來組織，而阿部內閣精神指導者，可說是宇垣。

阿部內閣八月三十日成立。宣布主要目標爲「處理中日事件」，調整各國邦交。這就是說要認編列強，特別是美國，以便集中力量進攻中國。

但這不大合陸閥的脾味。阿部先自棄外相，後用野村。日本之用野村做外長，并非因其「獨具隻眼」(他在二二八時失了一個眼睛)，而是因爲他有些美國朋友，使他好送秋波。阿部內閣的主要使命，就是對美獻媚以便於侵略中國。但當時日本也還沒有料到歐戰要發生。過了兩天，歐戰發生了。天性投機的日寇，以為有機可乘。不過投機辦法意見還不一致。阿部在九月四日宣佈所謂「不介入」方針，是想藉此買各國好感；而陸軍派又復活反共的呼聲，則是企圖對蘇聯屈膝，并企圖經過蘇聯與德國拉攏。(參看本刊拙作反共軸心解體乎及最近日寇外交變謀二文)

九月十二日陸閥成立「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企圖擴大軍事進攻，同時也是表示日寇二元政府的具體化。貿易省部問題也是敵國兩大勢力衝突的表現，但阿部野村仍抱其片思(日語單戀之意)一意欺騙美國。不料十月十五日，格魯大使對在日本發表了一篇大演說。接齊格魯野村談判并無結果。此時敵人作態親蘇，企圖威脅，又宣布開放長江一段，以圖利誘，美國均詞見狡謀毫不爲動。美日約滿以後美國決不致和日寇訂約，業已非常明白了。而在國內方面，經濟的困難日益嚴重。阿部內外困難重重，陸閥更想在犯桂之後，擴大支配力量，策動政潮。於是十二月廿三日敵議會開幕之後，有二百五十名議員要求阿部辭職。這是什麼原故呢？我們要知道，那班日本豬仔，一向是在軍閥與官僚中間投機的；現在想利用陸閥與阿部間的矛盾，打打要落水之狗，表示政黨還未死亡的。胡俊六也乘機一嘗首相滋味，就老實要阿部辭職。於是阿部就不得不滾，也不敢不滾。

三、最後一張牌的米內

但元老軍臣還更乖巧。軍臣中心人物湯淺一面揚言推著胡俊六，而結果是米內。這自然大使陸軍失望。昭和馬上召米內入宮，以非常方式而囑其和米內合作。

米內要做什麼事呢？元老軍臣是還要繼續阿部政策。但何以要米內出來呢？阿部無後盾，而米內是海關頭目，可以使陸閥比較收斂一點。米內內閣中還有四個政黨份子，且佔着金融財政的重要地位。這一面是說明敵國經濟危機日益嚴重，要政黨出來安財閥之心，也是元老軍臣爲了襯托米內，拉住政黨；此外，敵國大宣傳其米內是「民主份子」，參加

邊界政黨份子都是想對外發生煽惑作用。陸軍派雖然心中不大高興，但一面因信望日低，一面又要通過軍費預算，也就只好贊成了。

在米內內閣中，陸軍已是被領導力量。海軍佔了優勢，元老重臣佔了上風。最近據說松井做了和尙，這也是日本陸軍漸次沒落的一個浮標。

這米內政府成立以後，敵國政策會怎麼樣呢？這要分兩層來說：就元老重臣海軍及其本財閥的意向而論，如上所述，他們是要繼續阿部政策。換言之，即是想集中力最進攻中國，使日本能够早日下台。

他一定要繼續對美國繼續，敵人很怕美國實行禁運。而美國也看透了寇的無信與無能，不會上當。然而日寇要拉一個國家的時候，什麼陸軍也做得出來的。如流氓訂約辦法一樣，米內政府一定對美國實行訂約的辦法。一月廿六日美日商約已至無條件狀態。此時日本外交部發表聲明，措詞卑屈，就是訂約聲明。此外，對蘇對美，也一定玩軟工夫。然而同時，他們也可使陸軍對各國表示一點不惜一戰的姿勢，或者高唱南進，以至宣傳廢止九國公約及對華宣戰（其實九國公約早被日寇撕毀了，而日寇既宣布不以國府為對手，向誰宣戰呢？）而米內之流又可對列強說，希望你們乘就一點，不要弄得我們溫和派難得辦事。這是日寇要在困難時期的老戲法。對於中國，如果他們能够，一定設法縮短軍事戰線，佔領主要戰略地點，加緊政治經濟進攻，并與其外交陰謀配合。

而就陸軍軍閥而論，想法有點不同。他們知道自己不行，但他們決不願看見自己勢力的沒落。他們擴大勢力的方法不外兩個：第一是盡量使他們在中國侵略有點成績；第二在國內直接行動。所以他們一定要在中國拚命打。最近猛犯緬西桂南，就是想打給國內看看。在國內，如果重臣海軍對他們壓迫過甚，也不辭玩玩五和一五和二六的把戲。至於在外交上，他們主張對蘇屈膝，一面促進他和德國的關係，一面偷調一部分北滿的寇軍南下，作孤注之一擲。

今後日寇對我進攻陰謀，一定是在這兩派陰謀中間進行。阿部米內出台，正表示日寇內心的恐懼。就敵國內部政爭上說，今天是敵國政治上的一個過渡期。米內是重臣集團最後一張牌。一面抵抗陸軍的勢力，一面挽救敵人更大的失敗。如果米內內閣穩定，陸軍將漸次沒落；但陸軍對華侵略不會不敗而退，對內侵略也不會不戰而屈。所謂齟齬質問，

反映軍治派的政治方針，而其受懲，也表示陸軍在其國內也在拚命掙扎。所以，敵國的政變，在最近將來不是不可能的。就對我國侵略政策說，我們要注意陸軍的瘋狂，也要注意米內的陰謀。

四、我們更要謹慎更奮發

假使我們了解敵國政治之二重性及其趨勢，而敵人政治上之矛盾只有在侵略中國戰爭中保持其平衡，則我們必須注意：

一、毫無疑義，由於敵人政略戰略之失敗，敵人決無挽救的辦法；只要我們能堅強抗戰，敵人一切夢想，亂撞，無非徒勞。但是，二、今後的日寇，要我們更謹慎的對付。今後敵人或在軍事上進行大的冒險。或者縮減短戰線加緊外交政治的陰謀，需要我們慎重的應付。我們知道敵國根本無所謂自由派溫和派，但在國際上，還有人受了日本多年宣傳的影響，以為米內之流較少軍人為有理智。我們知道，現在是敵國法西斯主義下降的時候，然敵國所謂非法西派，其兇毒較之法西派有過之無不及。我們不僅要在軍事上打破敵人的進攻，還要在政治外交上經濟上，針對敵人的一切陰謀，作有效的反攻。

(二月二十日。轉載黃埔週刊)

威爾斯赴歐

羅 關

在歐戰僵持之中，威爾斯之赴歐，對於當前歐局，投一極大波紋。最近歐洲的陣容，也在調動之中。目前歐戰可以叫做一個「不戰之戰」。這樣戰下去，恐怕誰也消耗不了誰。然這局面是不能長此繼續的。這一局面不外兩個前途：一是擴大，二是逐漸和解。

目下有兩個戰場，一在萊茵兩岸，一在芬蘭。前一戰爭只有稀薄炮聲，空軍偵察以及海上的埋伏與護航。後者真正在打。最近主要事實可以歸納如下：

二月十一日德蘇商約正式簽字，結果極為圓滿。十六日，英法繼續協定之後，訂立商約，要使德國原有市場可由英法取而代代之。

蘇芬戰爭自本月初旬以來蘇方進攻甚力，逐漸前進，現維堡已在蘇

方大也行程之內。本刊出版時，多半陷落了罷。

十四日英在挪威領海內捕德輪，英德均向挪威抗議。二十三日英艦突然出現于芬北巴沙摩港附近，據云在斷絕德國輸蘇貨物。北歐四國于二十四日開會，討論應付時局問題。

巴爾幹會議以後，土保關係漸次接近。保國內閣于十五日改組。羅國對德態度亦漸強硬，而聯保亦舉行統籌談話。蘇聯黑海艦隊舉行大演習。土國于二十日宣佈非防時國防法，羅國下令後備軍入伍。

在近東方面，在英法近東軍事領袖會商以後，據二十二日哈瓦斯電，英政府決定貸款于伊朗政府，阿富汗亦在英法援助之下，革新軍總。據聞羅訊，英法埃將在近東密切合作。

這些事實，說明歐戰軍事戰雲沉重，外交戰經濟戰極緊張，已經發動北歐巴爾幹及近東局勢了。歐戰擴大之危機及妥協的可能，均伏于此。蘇芬戰爭的結束，是不可能的，如蘇軍攻下維堡以後再前進。

而張伯倫在二十四日的演說中，其和平條件為波捷獨立（不是波捷復國，也沒有涉及奧國），已沒有打倒希特拉的一條。威爾斯正在這時候到義大利。如果美英願意促進「和平」，似乎歐洲之妥協不是不可能的。

但波捷獨立，無論如何「獨立」，不能不涉及希特拉之「威信」。而威爾斯對於「備戰者」是第二生命。這是妥協的第一困難。而第二，整個德國經濟在戰爭狀態，一旦妥協後的困難，將不下于機械作戰的困難。

第三，巴爾幹與北歐，都布滿危險成分。故還不能說和平已有可能希望。但戰之局快將揭曉。而無論和戰，局勢不是于希特有利。

美蘇關係

實父

最近美蘇關係，東亞局勢則日見明朗。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美蘇接近之趨勢。

自蘇芬戰爭發生以後，美蘇關係，頓生阻隔。美國甚至有召回大使的主張。這給日寇以一度幻想的機會，竟想對蘇斷絕，離開美蘇邦交。但美國政治家深知權衡利害，不能為日寇所快。前時時美參院外委會討

論外交政策之時，將對日制裁及對芬援助問題，同時討論，已可見其深意。討論詳細情形我們雖不得而知，但最近美國擬對我借款二千萬美元，并預備在六十日內舉行太平洋大操，足見美國認為太平洋問題比北歐問題嚴重。因為太平洋問題的重大，美蘇關係勢將日益好轉。日前消息，蘇聯貨船運價值五百六十萬美金的黃金至美，而美財長聲明蘇聯可用以購買美國原料品，特別是銅類。同時對兩敵國舉特門主張維持美蘇邦交，并擬定反蘇言論。而據十一日透電，紐約時報載美對蘇輸出日增，其中以飛機為主。在此情形下，蘇關係只有日益鞏固。最近羅斯福總統，雖有對蘇政策之演說，但主要是對內而發。

美蘇關係既漸進步，事許蘇芬戰爭能够早日解決。十日路透電，義大對俄擴某大國提出而謂停蘇芬戰爭，雙方均表歡迎。十日海通電美駐蘇大使芬貝有特使使命。此事雖經美使否認，也許還有困難，但美國果能調停并能成功，自然是全世界所希望的。因為希望蘇芬戰爭延長者，只有日本和德國。

美蘇都是中國友邦。奧國的抗戰，已使兩國關係更加親密。我們當然希望兩國關係更加促進。而我們相信，這希望不會只是希望。

最近美國對日寇實施禁運，雖尚在猶豫之中，原非我們意外。但還決非美國對日還有絲毫幻想，此不僅為國務院及華特門等所表示，亦如我們所深信。日蘇劃界談判中止，益增我們對蘇信任，而我政府批准中蘇條約，當使兩國商務更增密切。

至於英法，我們也同樣信任。雖最近美國論據蘇聯了克漢文，知一九三八英美有約共同使用英領風島一事，可知英美今日關係；決非一九三一年之時可比。據說蘇聯將派艦，二十日法蘭西第三次會議，并表示如果再詳，法日商約到期即予廢止。日俄無艦運至暹，已因此為法蘭西拒絕。法國的正當態度與不屈精神，值得欽敬。

注意寇在中南美及南洋活動

實父

我們相信今天敵人對於美蘇英法諸國，決無任何外交陰謀可以成功；但我們不可忽略敵人在其他地域——中南美，南洋，近東的活動。

我們知道中南美有兩個不要臉的國家承認偽國。最近據說敵人正與墨西哥接洽，買油一千八百萬桶。又據日方消息，敵人有考查團赴阿根廷，擬訂立價值四千萬元之購物協定，並於本月二十一日在東京開始籌計。墨西哥自命民主，阿政府此次在國聯中為蘇芬事件還大唱高調，我們希望他們自重。

敵使南洋企圖，不止一日，對於羅維及菲律賓，更險說百出。最近日寇竟以菲島保護人自居，對暹除了進行日暹通航外，據二月十八日哈瓦斯電，便擬小規模擬有計劃，積極侵略南洋。下列各事，可為明證：
 (一) 外務省決定添設南洋局，(二) 拓務省務務局添設南洋課，(三) 去年夏季日本與太平洋代管各島(即加羅林羣島馬里亞納羣島與馬紹爾羣島)，決定開辦航空線，(四) 南洋航務之便利，決定予以改進，(五) 在太平洋巴羅羣島(位於菲律賓羣島之西者)，建南洋神社，供奉太陽神，(六) 在爪哇巴達維亞港，設立東京市貿易局，藉與荷屬東印度發展商務關係，(七) 小磯首相曾於上月參觀太平洋代管各島，(八) 小磯首相近向各報發表談話，力言東亞經濟集團，應將南洋各地包括在內，(九) 參議院近開會時，多數議員咸主在南洋方面擴展經濟勢力，有用外相曾作有詞的答復，除此而外，尚有種種跡象，不勝枚舉。

此外，敵人在伊拉克也活動甚力，目的在煤油。這些事我們必須充分注意。我們外交目光，也不可專看幾個大國。

所謂「中日蘇合作」幻想 胡秋原

駁加飛先生

最近紐約美亞雜誌上，登了加飛 (E. J. Felle) 先生的「遠東霸權鬥爭及美國態度」(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the Far East—America's Choice) 加飛先生一向同情中國，還到過中國遊歷一次，在談華反日的宣傳上，盡過很大的力。但他這一篇文章，大部分是錯誤而有害的。

他說日本既不能征服中國，而英美市場又為其所需要，「也許日本走上那必然的一條路，即與中蘇妥協，集中全力對付英法」。如是他以

為中日蘇可以來一個「協定」，保證日本軍隊退出中國，及中國政治自由；日本與蘇聯訂不侵犯條約，并與德國中歐近東通商，取得原料輸出製成品。中國給與日本以條件寬大的讓步，日本取得中國原料，而以其製成品為交換。他說，「此種協定對於中國也是有利的」！

接着他說新英日協定可能，但美國應贊助中國，不要怕中國赤化，因為這不會在數十年內出現。中國當前的問題是農業革命云云。

加飛先生文章要點便是如此。

加飛先生主張美國為自己利益應該徹底援助中國，中國不會赤化，完全是正確的。但除此以外，他的分析便欠健全。他說日蘇可以合作，由日本去打英法。既然如此，英日又如何妥協呢？但這些問題，不必在此處討論，我所要說的，是加飛先生所說中日蘇妥協的問題。

中國民族與日本侵略政策絕無妥協之可能。我希望一切中國之友認識這一絕對事實。在日本軍隊沒有退出以前，在日本不放棄侵略中國政策以前，中日絕對不能妥協。我相信在這以前，中國不會接受任何友邦的調停，也決沒有一個中國之友邦，願意出來調停。中國也深知在這以前沒有人能担保中國自由，中國只能靠自己的艱苦血戰與其忠實友邦之援助，爭取自由。加飛先生所謂中日蘇協定的可能和計劃，對於中國決無利益之可言。因為中國第一件事是要做到中國的事歸中國自主，不受日本人任何干涉。中國不僅要政治自由，特別要經濟自由。中國也不願供給日本的資源去打別的国家。中國需要建立自己的工業，將來中國取得全部自由以後是否供給日本原料，視中國意志及需要而定，不能給日本以什麼「條件寬大的經濟讓步」。加飛先生要知道，日本的目的就是要實現「工業日本農業中國」。如果加飛先生計劃可行，中國無須就範了。加飛先生還要知道日本的製成品中國并不需要。加飛先生一定知道日本有些什麼製成品可以輸出。如果中國還仰賴日本製成品，中國便一天不能自由。中國剛走上工業革命。中國需要美英蘇的機械，不需要日本的棉織品，玻璃，陶器，紙張和玩具。這些製成品，蘇聯也決不需要。

加飛先生說中國幾十年內不會赤化，因為中國此一階段是要農業革命，這說明加飛先生不甚了解中國問題。而這一點也與其中心主張有關。中國抗日以後問題不是農業革命，而是工業革命。中國知道，沒有工業革命，中國不能生存，農業革命再好些，也還不免仰賴日本製成品

。惟有工業革命、中國農業革命才有可能。加飛先生說幾十年內不會華化，我看永遠不會赤化。這一點我不必與加飛先生爭誰的預言正確，但我要說的，中國次一階段的革命，是「迅速的工業革命，伴隨着相應的農業革命」。

中國決不會如加飛先生所想的，犧牲幾百萬工人作戰之後，還要用原料供給日本，用日本製成品。

在加飛先生的想像和「計劃」中，中國是一個什麼東西呢？一個緩衝國或緩衝區而已。加飛先生提到政治自由。一國如無經濟自由，還有政治自由麼？加飛先生的推測如果是其主張，對於浴血抗戰的中國，是一種侮辱。雖然加飛先生的計劃，完全是不可想像的；因為不要說中國要拒絕這種計劃，蘇聯也決不會贊成。贊成者，只有一個日本。因為加飛先生所理想者，是日本的全部侵略計劃，是日本的「中日經濟合作」綱領！

我知道美亞雜誌同情中國，加飛先生同情中國，然何以這雜誌登此侮辱中國抗戰的文字，我不得不表示詫詫之感，而看過這篇文章的中國人無一不表示遺憾。

也許加飛先生是一場莫斯科主義者，他覺得這辦法很合乎他的信仰也未可知。但我相信，中國決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欣賞加飛先生的主張。而我還願意忠告國人，不是一切中國友人的意見，都值得消化的。

慶祝坐床以後

未明

自十三黨領袖開會，業已六年，幸前年夏季在青海尋獲轉世靈童拉木登珠，并由中央護送入藏。本月二日，十四黨達達喇嘛拉木登珠大師在拉薩舉行坐床大典，繼承政教大統。我們與全國同胞，同表慶祝。年來中央與西藏關係日益密切，代攝西藏政教大權之熱振呼圖克圖擁護政府抗戰，尤見熱心。此次全國慶祝大典，亦見全國對西藏同胞之關切。

不過，僅僅慶祝還是不够的。我們要研究西藏。最近劉曼卿女士在大公報所發表紀行，其精神實在值得我們欽佩。我們希望許多有志之士研究藏文，也希望西藏青年，到內地就學。其次，我們應促進內地與西藏交通及西藏之建設。而在這一方面，我們自特別歡迎英國之合作。

尊愛抗戰軍人運動

敬幼如

今天國家最值得尊敬的人，第一是抗戰軍人及其家屬，其次，就是為國家生產勞動的人——首先是農民，工人，技術家。對於這兩種人物，我們應該隨時隨地表示我們的尊崇和愛護。

過去我們對於抗戰軍人及其家屬的愛護實在不够。但一年以來，我們在這一方面已有很大進步。例如對於抗戰軍人家屬的優待，對於前線將士的慰勞，對於受傷將士重赴前線的歡迎，對於志願軍出征的歡迎，對於踴躍從軍健兒的表揚，寒衣的募集，藥品的徵集，慰勞信的收發等等。不久以前中央秘書處頒發全國人民尊敬負傷將士辦法七項，令由各級黨部遵照辦理：（一）凡遇大隊負傷將士集體行動或擔架隊運輸時應自動旁立讓路，向負傷者注目表示關切尊敬之態度，（二）或在途中及車船上遇負傷將士發生困難時，應盡量援助或安慰之，（三）凡遇負傷將士接近之際，應以和藹親熱之態度招待，不得有厭惡及迴避等情，（四）公私機關及社會人士應絕對尊重負傷將士之人格，不可稍存利用心理，（五）各種公共場所及公用事業，應各視力之所及，酌定優待負傷將士辦法，以示優異，（六）各地慈善團體及法團，每遇國慶或重要紀念日，對附近醫院之負傷將士，酌量派人慰問或贈送物品，（七）前項各機關團體及民眾，凡遇附近醫院有負傷將士傷愈出院，仍赴前線工作時，應予以熱烈之歡迎及宣傳。這都是很正當的指示。最近論市各界發起奉禮勞軍運動，新運會發起傷兵之友運動，都是很有意義的事情。最近我們在報上時常看到許多志願軍踴躍赴藏，許多同胞投筆從戎，許多兄弟爭願入伍，這固然由於愛國至情之所激發，也可說是社會對衛國軍人出沒的鼓勵的效果。這比較敵國人民之厭戰反戰情形，更保證了我們抗戰的必勝。

但我們還要將尊愛衛國將士的運動更加擴大。如春禮勞軍，不僅應看作一個臨時運動，而應該變成一個長期的運動，一種國民的教育以至於國家的制度。傷兵之友運動，亦應使其深入普遍全國，特別是戰地附近。我們應使光榮首先歸於抗戰軍人，安全首先歸於受傷將士，應使福利首先歸於抗戰家屬。政府應即救濟抗戰傷亡將士及其家屬的法令應完全切實實施，一切地方長官，除了兵役生產二事以外，應該以執行這些

友人之可攻之錯

法令為根本工作之一。對於前綫將士，從精神的慰問到藥品的贈送，都應經常不斷的做。對於受傷將士，除了一致表示崇敬之外，應有受醫藥的最優先權。對於陣亡及出征將士的家屬或子女，我這願意提議給他們一種符號，使社會人士對於他們的教育與工作，都能盡量援助，或憑這種標誌享受其他優待的辦法。如此次奉禮勞軍，我們不僅送前綫，也可以此送給他們的家屬。我們不僅應該如此，鼓勵激憤之情，而且應該如此，鑄造尚武精神。

英報論中倭局勢

（中央社倫敦十五日路透電）今日曼普斯特導報稱，一日本在事實上似已放棄以作戰佔領土地戰勝中國之想像，日本目前僅希望中國經濟枯竭，或內部騷亂，自行崩潰，中國所受之痛苦，自應重大，但中國之人民及其政府，較諸受外國利用當年，已極度改變，不啻日本推行何項伎倆，其團結之決心，蓋絲毫無動搖之可能，日本妄思以政治手段達到其武力所未能完成之目的，顯屬何何簡單云。

蘇報論中國經濟

（塔斯社莫斯科十四日電）「紅星報」發表一文，標題為「中國軍事經濟基礎」，略謂，中國雖有龐大驚人戰時軍事工業原料，由於中國極方根據地之工業化，今後華軍反攻，實有獲得極大勝利之可能，中國之經濟實力，構成創造獨立自由之中國，爭取對日抗戰勝利的主要條件之一，國民政府與全中國人民正表現英雄之努力，在經濟上改造國家，中國在此方面已獲得極大成功，在過去經濟上最落後之區域，建立枝葉繁茂之大規模工業，使華軍反攻之勝利，可能順利完成中國軍民建立戰時經濟基礎之任務，中國在此方面之重大成就，與全國人民之擁護，保證國民政府進一步改造國內工業，必然成功云。

雜感二則

未明

松井懺悔論

報載敵國劍子手之一的松井，最近做了和尙。一個日寇且以湍湍血泥所製觀音造之。這消息很有意思。

許多人吃齋念佛，自然有各種原因，但許多罪孽深重惡貫滿盈的人，物吃齋念佛，特別到了晚年吃齋念佛，則非一個迷信問題。許多操職業者對神虔敬，許多屠夫晚年吃素，許多貪污軍閥喜歡自稱居士，拜佛求神，還有更深刻的心理原因。

何以如此呢？一般稱之為懺悔。什麼叫做懺悔呢？懺悔者，是一個有罪的人責備自己罪行的狀態。一個無罪的人，決無所謂懺悔。何以責備自己呢？難道天良發現麼？何以從前天良不發現而後來發現呢？這便是因為犯罪者過著打擊，業已喪失犯罪勇氣之故。一個還有犯罪自信心者，是不會懺悔的。但果真犯罪者天良發現，何以不自殺呢？可見懺悔者在懺悔之時，還是有苟且偷生的心理。

由此可見所謂懺悔，包含三種要素：第一，一個犯罪者；第二，犯罪者已無犯罪勇氣；第三，他還希望「上帝」的原恕。這係是松井的精神狀態。

今天松井的精神狀態，正是代表日寇的精神狀態。日寇的侵略碰壁，喪失了戰鬥的信心，然而還想僥倖。這便是松井出家所代表的意義。然而，血泥觀音身上的血，是要血來償還，不是懺悔能贖罪的。

假使我這分析不錯，這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許多現象。有許惡俗之信，喜歡玩山水；許多腐敗之徒，喜歡高談仁義；許多貪污之輩，亦往往左傾學說。這不是完全可以欺騙掩飾或兩極相遇解釋的。這中間有一種自棄感（Inferiority Complex）在。一個神經健全的人不必縱欲，也不禁欲。一個人格完整的人決不天高談道學。惟沉淪于人欲者，才私心覺得天理之難能可畏；一個真心為國家服務者，決不一定要自命左傾；惟其是生活腐敗的人，自知其末日將至，於是每每也喜歡講講極端革命學說，以求安慰他的心靈，保險將來幸福。

恐懼與希冀，是宗教精神之根底。日寇是在恐懼與希冀之中。

亡國大夫說

秋原

我在本刊二十九期，寫過一篇向亡國大夫抗議，對於今日若干士大夫之作風，稍有針砭。但據說有某君等向人呼冤，說「萬一亡國，他還沒有被過大夫」。其實大夫并不一定指諸侯大夫士大夫，他們如果翻字典，就可知道大夫不一定指作官的。從前周禮傳出世之後，北京許多大夫以為在說他們。今天有人在談亡國大夫說到自已，可見我不是無中生有了。從前十五六世紀的時候，荷蘭的伊拉斯木斯曾寫過一本「論之類」。假使亡國大夫或亡國領袖大夫不喜歡抗議，我也可以改寫一篇亡國大夫頌。但繼而一想，今天這不是一曲歌頌的時候，我還是想說幾句布魯塞爾之言。

我們中國因為還沒有成爲一個現代國家，大多數國民沒有受過教育，如是你得幾個字，甚至於能寫文章以及認得外國字的，便成爲特殊階級。而他們不以此爲社會落後之恥，且日以特殊份子自居。但因國家沒有現代化，生產事業落後，舊的職業手工業不一定受學問，亦爲特殊階級所不爲，於此所謂讀書者惟一的前途便是作官，而他們，也彷彿是作作官不可的。

但作官的官呢？這些大夫本身自然不能成爲一個統治階級。中國過去的統治者，實在是另一種士，即二桃愛三士的士，即是武士。但武士多，是不識字的。此不獨中國爲然。沙士比亞時代的英國，貴族也是多不識字的（這也可見識字不一定與手抄習文字與否）。於是武士就要談文士幫忙。武士到得找到文士諸葛，自稱「如魚得水」，即是說明文武兩士合作的情形。中國過去的統治，就是二士政治。

但中國教育逐漸普及，特別是廢科舉以後。這使文士的數量增多，然又不如外國。讀書不是職業，人人要讀書，然後散到生產界去的。中國既因生產不發達，大家只有擠入官場。在官中間，也使文士的素質變壞。但官場畢竟無法容納滔滔不絕的士，如是不得不形成士的反對派。我們常批評北伐以前的政治是軍閥官僚與政客的政治。軍閥是武士，官僚是文士執政派，政客則是文士的反對派。

這是對於中國政治的一個社會學的簡單分析，我不幸笑，也不怒罵，我只是說明這事實。

但這種情形是必須改的。而事實也在改造中。今天中國的軍人，不是軍閥，而是保衛國家的英雄了。官僚政客也應隨時轉變。即是一部分轉入文官團（Civil Service）中，一部分應談政治。但不幸說人都走這兩條路，因爲還有較廣大的生產區域，需要讀書的軍人。

新的生產事業，不讀書也是不行的。但中國還在過渡期。舊的情形且因惰性，決難一朝改變。這是當然。所以，我決不悲觀。

但是我們必將這過渡期趕快結束。我國有知識的人少，所以有知識者責任便重大。他們要覺悟，切切實實爲抗戰建設盡其心思才力，使國家進步，也同時改變自己，國家必興；否則，他們還是繼續官僚政客之作風，不得國家人民更多的力，不惟他們的地盤日狹，而國家也必亡。我們之所以責備士大夫者，以此。

但今天的情形士大夫不能使我們樂觀。

我們還看見官僚政客之作風。他們共同之點，是自命中國之選民，享受比一般人高，而服務比任何人少；他們一切的主意，都是爲自己打算多，而爲國家向打算少。他們不同之點，便是一部分企圖保持現狀，敷衍塞責，說官話，發公文；而另一部分呢，便企圖打破現狀。東廣西墮，結朋黨，亂主義。他們是國家優秀人物，但聰明才力不用於當前民族的危難。我所謂亡國大夫抗議，那便是抗議自醉生夢死生活起，到紛歧錯亂思想止的高等軍人。假使無人能够否認今天有醉生夢死的生活，而且論其之習性，自私自利之企圖，以及於紛歧錯亂的思想，假使無人能否認這些情形可以亡國，假使無人能否認，這些情形并不存在於那些勤勞犧牲的老百姓間，而在於士大夫階級中，誰能說我無向亡國大夫抗議之權呢？

從前孔子很看不起亡國大夫，而當時亡國大夫也說不少。據說：「孔子射豭相之圖，蓋視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君若之壽，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人者半。」

既說觀者如堵，至少總有四五百，而其中孔子所鄙視的三種人竟達一半之多，假定爲二百人的話，則那一利弗聞亡國大夫總有七十人左右。此豈所謂亡國大夫，恐怕不一定指這孟類錢謙益之流，而是指一般對國家不忠的在朝與在野之士而已。

但當時亡國大夫，似乎很有自知之明，而今天的亡國大夫，還覺得理直氣壯。尤其值得注意者，今日之亡國大夫不辨其有無亡國責任，只辨其尚去否在朝大夫，很可見他們的意識。

我批評亡國大夫，雖然有人不喜，可見他們自己也不自知其不忠。然而不平，又何其自甘自怨如是之高呢？